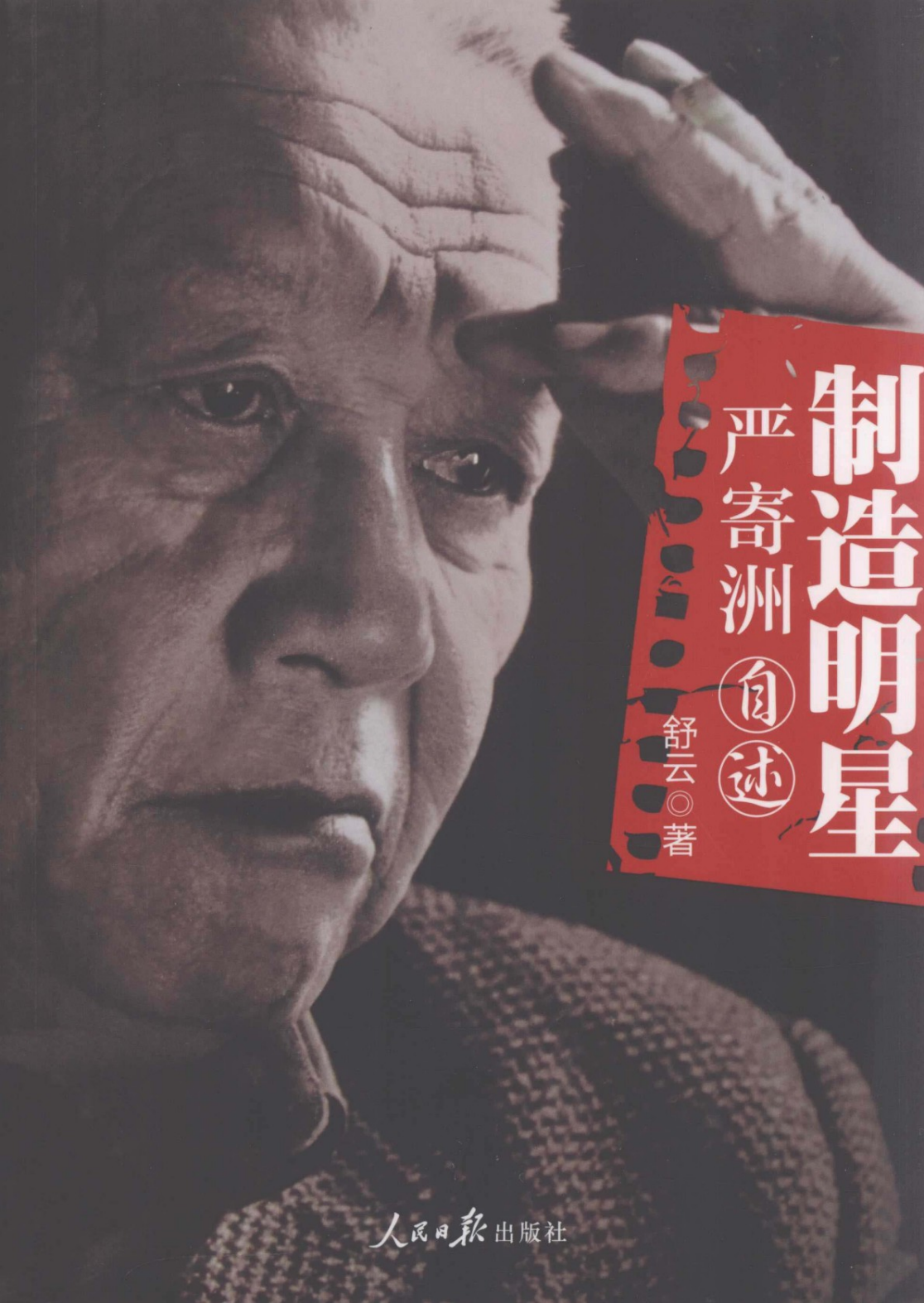




制造明星

严寄洲
自述

舒云◎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制造明星

严寄洲①②

舒云◎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造明星：严寄洲自述 / 舒云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15-1325-0

I. ①制… II. ①舒… III. ①严寄洲—自传

IV. ①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1355号

书 名：制造明星：严寄洲自述

作 者：舒 云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刘火雄

封面设计：艺和天下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9533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320千字

印 张：22.5

印 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1325-0

定 价：46.00元

前言

1938年10月，我从上海到延安抗大，1939年调到战斗剧社，开始从事演员、编剧和话剧导演工作，1953年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导演工作。我已走过的人生路颇为坎坷，曾被四次开除党籍，其间遭关押批斗，剥夺导演权利13年，被人称作“老运动员”。虽然如此，我一生创作颇丰，导演、编剧话剧、秧歌剧8部，参与集体创作9部，与人合作电影剧本8部，包括《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日千里》《带兵的人》《三个失踪的人》等；导演电影近30部，艺术指导2部，其中深受观众好评的电影有《战斗里成长》《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二泉映月》《再生之地》《死亡集中营》等。除此我还拍摄了一部长纪录片《祖国的海疆》，导演和艺术指导电视剧近100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20多万字。我执导的电影曾获过“金鸡奖”和“百花奖”，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文化部颁发的奖项等，我也多次被评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是政府特殊津贴的获得者。所有荣誉看着琳琅满目，挺像一回事，其实是“半瓶子醋”。

时间真快，今年我已95岁了。能健康地活到今天，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大概是仗着无忧无虑吧？我的睡眠非常好，尽管经历的坎坷太多，我却极少发愁，照吃照睡，车到山前必有路嘛。80岁时我几乎不去医院，不吃药；85岁的时候我仍然每天散步两到三次；

如今我虽腿脚不太利索了，但生活仍能自理。我不睡午觉，每天晚上8点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凌晨3点起床，看看报纸写写字，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手也开始抖了。每天吃完早饭，我就到楼下小花园里聊天，快吃中午饭时回家。虽然身患糖尿病多年，但我的座右铭是“想吃啥就吃啥”。我爱吃杂粮，每顿除了清淡外，都要有肉，每星期还要吃一次涮羊肉，吃一次肘子。保健医生说这不是好习惯，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养生之道，我想吃就吃，别人不一定效仿。

我老在想自己还年轻，从不认为已经老了，本来离百岁就不远了，若总是想着“老”的事情，马上腰弯背驼，腿也挪不动步了。我是乐天派。然而，在已走过的人生之路上，自己也经历了一些曲折，有些经验或教训，如能给来者以启迪和借鉴，则知足矣。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拍《南海长城》，江青让我伤不起

我们陪江青看电影，简直就是陪绑。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一连看十几遍，烦都烦死了。光看也行，江青老问，东一句西一句，也不着边际。所以灯一暗，我马上躲到远处，江青发现了，说：“你怎么跑那么远？”我只好敷衍：“我眼睛不好。”

江青咬牙切齿：“严寄洲这个王八蛋……” / 003

我们一群人被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 / 007

“女特务这么漂亮，这是阶级感情问题” / 011

男女主角人选朝令夕改 / 017

讨论会上顶了张春桥一句 / 020



第2章 “黑楼”秘密传信

有一天中午，看守很奇怪地要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到走廊打饭。原来是要打我们。“陈播，什么成分？”“地主。”啪啪给两个耳光。“冯毅夫，什么成分？”“工人。”“败类！”还是两个耳光。“严寄洲，什么成分？”“小职员。”“流氓无产阶级。”“张加毅，什么成分？”“贫下中农。”“忘本。”反正不管你什么出身，每人一律两个耳光，不偏不倚。

造反派定出计划，一个星期打几个，计划每天打一个人，不管有事没事都打。几个打手，吃饱喝足，商量今晚揍谁。

一大堆“罪名”铺天盖地砸过来 / 027

批斗会上造反派全卡了壳 / 030

黄胄最值钱的一头“驴” / 036

每个“犯人”一律两个耳光 / 038

无中生有的“杀人夺权黑会” / 044

努力背熟自己瞎编的罪名 / 046

厕所纸篓里的秘密 / 050

“串联”的小纸条来了个“天女散花” / 053

一人拿一把铁锹找造反派算账 / 056



第3章 狱中桃花源

这108棵桃树就像我的一大群小朋友，每天见到桃树我都很高兴，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桃树也尽力满足我，允许我随便品尝。每棵树上的桃子我都咬过一口，大概是品种和水土的关系吧，有8棵桃树结的桃子好吃，有两棵最好吃，但是外表看不出来，所以这个秘密别人不知道。这么多鲜桃我和陈播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经常有人偷偷来要。我掌握着“原则”，好吃的桃给好人，不好吃的桃给“坏人”。最好吃的两棵桃树由我和陈播包圆儿，谁也不给。

造反派连夜把我从被窝里抓起来 / 065

对彭德怀，一时还恨不起来 / 068

“你不是特务是什么” / 072

- 造反派把“烟灰”当“毒药”拿去化验 / 078
好吃的桃给好人，不好吃的桃给“坏人” / 081
偷偷吃了一次涮羊肉 / 085
“八一厂革委会放你回家” / 087
“黑帮”家属没有人提出离婚 / 090
补发工资后马上买了一台电视机 / 095
我代表全家老小感谢您 / 097



第4章 从上海辗转奔赴延安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1938年8月，月亮像盏明灯似的照进延安蟠龙镇凹凸村的一眼小窑洞里，抗大第五期七大队九队的七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和我并肩站在党旗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画像前，举起右臂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那几张领袖像是我画的，也没颜色，就是毛笔和墨水，深深浅浅，当时并不知道画这个干什么。宣誓后，指导员王元和给我们每个新党员一本油印的《党员须知》。

- 在延安蟠龙宣誓入党 / 103
中学时办《血报》被学校开除 / 106
路费用光，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 / 113
第一次感受到同志的温暖 / 117
一直想见到广西女孩刘治平 / 121



第5章 在战斗剧社的日子里

1943年，成荫编剧、由我导演的反映边区人民用智慧和勇气巧斗日寇的三幕话剧《敌我之间》上演，反响强烈。那年

我26岁，除了担任舞台总监督外，还管报幕。战斗剧社演的多是敌后的真实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大受欢迎。11月23日，毛主席看了我们演出后，还专门写了一封信：“欧阳山尊、朱丹、成荫，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认为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敬礼。”不久，成荫又写了一个《打得好》，还是由我导演。

临危受命，第一次参加战斗就当连长 / 125

“希望你们把剧社搞出个样子来” / 130

贺老总把日本军官的黄呢大衣送给我 / 133

毛主席写信肯定了剧社的演出 / 136

与魔术结缘，我成了魔术师 / 140

百姓称我们是“翻身剧团” / 143

赶鸭子上架设计大礼堂 / 145

24岁扮演《雷雨》主角周朴园 / 149



第6章 跟随贺龙挺进大西南

我结婚很晚，1950年我30多岁才结婚。老伴王荣华是蒙古族，那年18岁，是我在北平招来的女学生。招考她时，有人不同意要，说她个子太高，跳舞比人家高好多，没法配戏。我坚持说留下有用，就录取了。以后人家编我的故事，说我早看上她了，留下当老婆。其实没有，当时没那想法，我只是觉得个大很神气。

“三八大盖”对准了我的脑袋 / 155

“你还欠我一套绸子被面呢” / 159

以后再审片，桌子上只放着烟卷和茶 / 162

“不要大惊小怪，草木皆兵嘛” / 166



第7章 半途出家，当上电影导演

我不是个当官的料，从来没想过当官，“文化大革命”中说我“夺权”，我怎么会去夺权呢？我一直在搞业务，导演、编剧、演员、舞台监督，这一套我驾轻就熟。那时想提我当剧社副社长，我好几天失魂落魄、诚惶诚恐，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实在当不了这个官。最后不叫我当了，这才放下心来。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当官，不愿意找人谈话，也看不起说空话、说废话、说套话的人，觉得没意思，不如干点实际工作。

不是块当官的料 / 173

多看电影，自己摸索门道 / 177

曾经沧海难为水 / 181

《脚印》：八一厂公映的第一部故事片 / 184

边写《五更寒》分镜头剧本边掉眼泪 / 188

《英雄虎胆》拍成了惊险片，好评如潮 / 195

深入影院搜集观众的反映 / 201

选对了演员，影片便成功了一半 / 205

过期的深水炸弹派上了用场 / 209



第8章 拍《哥俩好》试水喜剧片

作为导演，不光要付出智力，还要付出体力。我一向计划性强，早上5点起床，做整天计划，等大家起来，都搞好了。有的导演不准备，8点上工，8点半才来。我不行，只要知道自

己来拍片，摄影棚准时8点要打开铁门。我去得早，摄影棚里搞灯光很费劲，一个镜头，有时需要两个小时打光，快下班了还磨蹭，那肯定不行。上午打难度大的光，下午特写，四个镜头，第9、10、11……啪啪啪，全有了。如果下午再拍难度大的，大家就没情绪了。下午累了，拍容易的，再有两下拍完了。

“严老做的饭像点心” / 215

张良一人出演两主角 / 219

必须3个月内完成拍摄 / 225

和黄永胜争论电影与话剧关系 / 229

“四不拍”和“三拍”原则 / 234



第9章 “毒草”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

有一场戏，金环用簪子扎日本人的脖子，没扎成，往后一退，拿起大花瓶砸，花瓶碎了。这种花瓶是从荣宝斋弄来的，还不是真正的古董，真正的要好几千好几万，仿制品就要500元。那时500元是一笔大数目，必须一次成，谁都不敢扔，怕扔到镜头外，白白扔了500元。只好由我亲自干，我先扔了几次木头墩试试，镜头对准了，才敢扔花瓶。画面上有点偏，还行，只好这样。

拉洋车的师傅等着看《北京晚报》上的连载 / 241

女主角王晓棠创意送出 / 247

亲手摔出了500元买来的仿制花瓶 / 251

红心戒指与爱情“雷区” / 255

郭老的题字一直挂在客厅墙面上 / 259

“此人是现行反革命” / 268

“‘上海帮’抓起来了” / 270



第10章 重新出山，拼命抢时间

在《猎字九十九号》中，我使用了电子音乐，这在中国的故事片中是史无前例的。就像别人都没拍宽银幕，我早干上了一样，我愿意尝试新的东西。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外国的电子音乐一直被批判为“靡靡之音”，谁敢用到故事片中？别人不敢用，我想我要试一试。著名指挥陈传熙录了三四天，录完后找我，建议再录一遍管弦乐，万一吃不住，还可以换上去。我说：“管弦乐也是外国的，只有笛子是中国正宗的，总不能拿笛子录音吧？”说完我又补了一句，“如果挨斗，就斗我好了，与你们无关。”

《猎字九十九号》率先使用了电子音乐 / 277

苦心挑选《二泉映月》男女主角 / 282

一再删除剧中的爱情情节 / 287

当“小媳妇”遇上多个“婆婆” / 291

间谍“柳菲”的遭遇 / 295

日本战犯与《再生之地》 / 301

选演员一定要胡子长得快的 / 305

斯琴高娃在雪地里连拍了三次戏 / 309

《陈赓蒙难》《陈赓脱险》受到湖南人民欢迎 / 311

拍摄警匪片《猎豹出击》后告别影坛 / 314

筹资200万元启动《贺龙传奇》拍摄 / 318



第11章 淡泊名利，笑对人生

我对养生完全是外行，却有一套自己的养生经：不想年纪，不想那些悲惨愁苦的事情，每天嘻嘻哈哈。我脑子开阔，每天“侃大山”，年轻时人家曾说我能把死人说活。现在年纪大了，每天仍要用一上午的时间到院子里聊天。我爱看“胡编乱造”，不费脑子，高兴高兴。我始终觉得我很年轻，什么老了？不老！一天到晚想自己老了，还有这病那病，腰马上就弯了，病也要加重几分。我不管那一套，愁有什么用？我从来不发愁。

导演名声不如演员大 / 327

电影对白要惜墨如金 / 329

把伤心往事统统扔进太平洋 / 333

严寄洲工作简历（1939-1988年）

严寄洲离休后的创作（1988年至今）

后记



拍《南海长城》，江青让我伤不起

我们陪江青看电影，简直就是陪绑。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一连看十几遍，烦都烦死了。光看也行，江青老问，东一句西一句，也不着边际。所以灯一暗，我马上躲到远处，江青发现了，说：“你怎么跑那么远？”我只好敷衍：“我眼睛不好。”



我的工作照

江青咬牙切齿：“严寄洲这个王八蛋……”

参加革命以来，我虽屡遭“运动”，但我觉得再厉害的“运动”也比不过“文化大革命”，全国是“三家村”，我们八一厂是“四家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上边来了几个“钦差大臣”，要把八一厂这潭“死水”抽干淘尽，把我们这些“王八”打捞出来，重建一个新八一厂，还说你们艺术家走了，照样拍片。八一厂被如此一“烧”，顿时开了锅，一晚上全厂大字报就糊满了。领导班子几乎都成了“走资派”，一大批艺术骨干也成了当然的“黑线人物”，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张良也都被揪了出来。造反派开始还没有找我，我算“落伍”者。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是“样板电影”《南海长城》的导演，江青是该片的艺术指导，这样我算和江青那里有“热线”通着，造反派不敢动我。

不打倒我，与我关系密切的编导也不好打倒。于

是造反派大造舆论，说我散布江青在上海“怎么怎么”的言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可捅到了江青的痛处，她最怕别人知道她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事情。江青马上火了，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口的造反派时发表了长篇讲话，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当时都印有文件，只是不许我看。“文化大革命”后，我把江青的讲话弄到手，一万多字，讲我的就这么一句话。

八一厂在江青骂我的第二天就批斗我，我实在不服气，鼓起勇气大喊一声：“我能不能讲话？”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说：“大家不许吭气，听他讲。”我一本正经地说：“‘王八蛋’是什么性质？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本来乱哄哄的会场哗地静下来，批不下去了。造反派头头只好说：“严寄洲今天态度很坏，押下去！”确实光一个“王八蛋”不好定罪，造反派就向江青汇报，说我对“旗手”如何不恭敬。小报上说江青30年代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栽”到我头上。其实我根本没说过，那时我对江青还是很尊敬的，第一她是毛主席的夫人，第二我认为她懂文艺。可是江青信以为真，就认定我在说她的坏话。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江青为什么要选中八一厂的《南海长城》作为“样板田”呢？拿她自己的话说，她“攻来攻去，攻不动，上海电影制片厂不可信，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也都有30年代的人物，看来只有依靠解放军了”。

江青绝对不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门。刚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江青老那么别扭，后来才明白30年代在上海那一段是江青的一块大大的“心病”，说穿了江青是心虚，她对30年代在上海电影界和话剧界的人士又恨又怕，因为这些人对她知根知底。江青同意我出任《南海长城》的导演后，发现我是上海人，而且30年代正在上海，